



張安麟演奏完畢，受到全場聽眾的掌聲及起立喝彩。侯清山大使、西班牙費南多·西絲爾教授及張德光主席（由左一、二、三張安麟及四）向張安麟致賀及合影

西班牙聞琴抒感

：張安麟在西班牙馬德里演奏鋼琴聽後追記：
吳念明

國際政治學會於2012年7月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舉行第二十二屆世界大會期間，為慶祝該會亞洲及太平洋研究委員會成立三十五週年紀念，於七月十一日十二時，在馬德里國際演藝中心，舉行鋼琴演奏會，特別邀請獲得格萊美獎的第一位亞洲鋼琴家張安麟擔任鋼琴演奏。作者有幸，能在異國聽到傑出華裔鋼琴家演奏，至感榮幸。特書聞琴抒感，以響知音。

開幕時，張安麟小姐，出現台前，雍容華貴，秀麗大方，有如驚鴻一瞥，受到全場熱烈掌聲歡迎。

一般鋼琴演奏會，都是清一色的彈琴，不發言詞。張安麟小姐卻不同，她是美國克里夫蘭大學的鋼琴系主任，法學教授，為音樂學者，是教育家，她首先簡單致詞，宣稱這次演奏會為慶祝亞太研究委員會成立三十五週年紀念，特別介紹創辦人，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博爾大學教授張德光博士。然後她感謝西班牙國際演藝中心的安排。最後她列舉她演奏的五個曲目：舒伯特的“小夜曲”，

中國音樂“月亮代表我的心”，西班牙名曲“海港”，肖邦的“船歌”，以及李斯特的“變奏曲”。她說彈西班牙名曲是為對地主國的致敬。她彈中國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使我感觸最深。這首歌曲，經鄧麗君演唱，是為中國人家喻戶曉，是深印在中國人的心扉。張安麟卻把這首中國歌曲用鋼琴演奏，播揚於世界。使東方會合西方，為世人共享。她使中西文化，融冶一爐，成為世界文化，她為宣揚中國文化做出貢獻。三個古典名曲，是經典音樂，以娛大眾。

張安麟琴藝精湛，手指靈活，她的十個手指在鍵盤上飛躍，有如芭蕾舞般隨琴聲起舞。琴聲繞樑，抑揚頓挫，雄壯時，有如排山倒海，驚濤擊岸，緊湊時，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盤。平和時，有如平湖秋月，寧靜時，有如秋聲蕭颯。使我聞琴遐思，心靈感受，有如王勃，在蘭亭閣序所書“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意境和感觸，使我一小時的聞琴，宛如飽受心靈的盛宴。

張安麟生於印第安納州蒙西市，5歲開始學鋼琴，12歲開始演奏。她是博爾大學音樂學士，印第安納大學音樂碩士，約翰霍布金斯大學音樂藝術博士，主修鋼琴。她也曾在法國巴黎音樂學院受教於名作曲家梅西安 (OlivierMessiaen)，成為梅西安的入門弟子。她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梅西安鳥歌的研究”。張安麟曾應邀在全球各地重要音樂廳演奏。張安麟曾是華盛頓肯尼迪文化中心聘請的第一位“常駐音樂家”，在擔任常駐音樂家3年期間，定期舉行鋼琴演奏會。她也曾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在國務院艾麗生大禮堂演奏。張安麟曾任教於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音樂系。目前她是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大學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2007年2月，第49屆格萊美最佳樂器獨奏獎頒給了她，而她也成為繼大提琴家馬友友之後第二位問鼎格萊美的華人音樂家。



鋼琴天使張安麟

張安麟的英文名字叫 Angelin，是天使的意思，在父親張德光看來，張安麟從小就是一個鋼琴天使。張安麟4歲開始學琴，有一次她隨父母做客朋友家，小安麟厭煩了談興正濃的大人們哭鬧起來，於是朋友夫妻把她領進了琴室，琴聲一起，小安麟停止了吵鬧，這小小表現，使得張德光嘗試着發掘女兒的天賦。

“我從小就對樂器着迷，既學鋼琴又學小提琴，每天得花很多時間，沒人規定我練多長時間，自己覺得一段曲子練得差不多了才會停止。的確很辛苦，但愛上了就不覺得苦，而且我很清楚吃了這些苦會得到什麼，音樂是我的工具，我想掌握這個工具表達自己的情感。”她說。

張安麟驚人的天賦和執著的求知慾感動過不少曾指引她的名師。張安麟曾拜師美國朱莉婭音樂學院的一名著名教授，他每小時收費150美元，這超出了當時她家的承受能力，於是跟那位教授商量，是否每次就教一刻鐘。

張安麟回憶說：“結果，超出一刻鐘了，他還在往下教，而我就像坐在出租車上遇到堵車一樣，急得不得了，盡想着錢的事。最後他上了整整三小時的課，卻說你就給一小時的錢吧，不過千萬別對別人說。現在我可以說了，因為他已去世了。”

張安麟當年在數百名考生中以第一名成績考入美國印第安納州博爾大學音樂系，取得該校音樂學士學位，後來又在印第安納大學獲得音樂碩士學位，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音樂博士學位。其間她還留學巴黎音樂學院，她的老師就是奧利維·梅西安的太太，人稱“法國最懂音樂”的女人。一次，當梅西安在家中從頭至尾全神貫注地聽張安麟的演奏後，對妻子說：“你有一位天才學生。”

如今，張安麟經常擔任眾多國際音樂賽事的評委，但她對音樂比賽的看法與眾不同。“其實，我覺得音樂不是田徑項目，是不能比的。比賽對一些新人來說只是冒出來的機會，如此而已，但不是公平的，第一名不一定是最好的，每個評委的口味、標準相差很大，勝者往往是妥協、平衡的結果。”作為一個教授和評委，張安麟對年輕音樂演奏者的忠告是，要創造，不要一味模仿，要注意音樂的本質，而不是僅僅在技巧上下功夫，就像寫詩，有的詩很華麗，語法都正確，卻不是好詩，有些詩語法不都正確，很樸素、很天真，但非常動人，是偉大的作品。張安麟說她非常喜歡郎朗，他的演奏充滿激情，儘管他們是朋友，但郎朗喜歡叫張安麟為老師，而這位老師最愛干的事，就是帶着這名超級學生在美國滿大街找好吃的中餐館。在古典音樂領域，張安麟人如其名，就像上天派來的使者。如今這位鋼琴天使擁有她需要和並不需要的一切，除了愛情，張安麟至今獨身，“其實我一直在戀愛，與音樂。”她說。



郎朗克利夫蘭鋼琴演奏會之後，伊利華報浦瑛社長（左一）郎朗和張安麟合影



經常一起踢球的中國朋友，人數總是不會超過8個。幾個年長的朋友也時常唏噓早些年克城華人足球的盛況：據說01、02年那會，CASE和CSU能夠各湊一個30來號人的華人球隊踢球。我當時的感受是只恨自己來的晚了。雖然和老外踢球對自己的水平提高很快，但是總覺得心裏面因為沒有一支克城的華人足球隊可以參加而感到失落。於是我也經常去周邊華人足球開展的比較好的地區，比如托萊多等等，去和那里的華人一起踢球，並代表他們參加一些城市間的華人足球比賽，來尋找自己內心的一種歸屬感。但看着鄰城的華人足球開展的如火如荼，特別是哥倫布已經有了一支水平很高的華人足球隊，我就越是渴望有一天克城能有一支訓練有素的華人球隊，能夠也走出去參加各種華人比賽。但是我也清楚，事情肯定不是光靠想就能成的，該做的工作還得做。重現克城華人足球的輝煌需要有人出來一步一個腳印的去做，這是一個長久的過程。

有當年遼寧青年隊的老將，也有很多腳法細膩的業餘高手。當然也有一些接觸足球不久的愛好者，但在老球友們的指導下，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其實就我們幾個常年在克城踢球的中國人的感覺，克城不是沒有華人踢球，而是比較分散。關鍵的問題是缺乏組織。於是我們幾個就借鑒了鄰城托萊多華人足球開展的經驗，創建了個克城華人足球QQ群。一來現在QQ作為一種聊天工具非常的普及，二來QQ群相比于email group而言，互動性更強。我們也通過各種途徑做了宣傳，比如把這個QQ群的信息貼到了CASE和CSU的CSSA的網頁上等等。經過一年的時間，目前QQ群里面已經有了近30個成員。另外在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也得知另外一個由CASE EE學生創建的yahoo足球群里面也有不少中國人。於是我們就相互緊密聯繫，一起協定踢球的時間，把兩個群並成一個群，這樣也極大的擴大了克城中國足球愛好者的參與人數。如今每周三下午6點，在CASE Veale Center前面的草坪上都會有20多號中國人聚在一起踢球。可以說克城的華人足球已經慢慢從嚴冬走進了春天。其實現在看來，克城踢球的好手也衆多，比如我們群里就

非常感謝伊利華報能給我這個機會介紹自己在克利夫蘭踢球的感受，同時也讓我作為代表介紹我們這個在成長中的克城華人足球俱樂部。從我10歲開始踢球以來，足球一直是我喜愛的運動，也一直伴隨我的成長。還清楚記得2006年剛到克城的時候，跟年長的大哥們一起去匹茲堡踢伊利華報杯足球比賽的場景。那時候我對美國充滿了陌生，也面對着來自不同環境的各種壓力，唯有參加足球比賽能夠讓我在球場上獲得快樂和放鬆。在克城求學的6年時光里，足球一直是我生活之餘最好的夥伴，在獲得了運動樂趣，鍛煉了身體的同時，也讓我認識了很多的朋友。在即將離別克城的時刻，來自克城華人足球俱樂部的朋友們的寄語和簽名足球，成了對我人生新的旅途的最美好的祝福。總之，足球帶給我很多的朋友，很多的歡樂，也有很多的溫馨。

就我這6年的體會而言，克城老外的足球水平還是很高的，踢球的人數也多，但克城的華人足球運動還是比較貧瘠的。我來克城的起初幾年，能夠

就我這6年的體會而言，克城老外的足球水平還是很高的，踢球的人數也多，但克城的華人足球運動還是比較貧瘠的。我來克城的起初幾年，能夠



前排左三為本文作者



伊利華報足球賽